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九

十九之一

三

卷第十九

清廟之什詒訓傳第二十六

毛詩周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周頌譜

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正義曰言致太平德洽即

成功之事據天下言之爲太平德洽據王室言之爲功成治定王功既成德流兆庶下民歌其德澤即是頌聲作矣然周自文王受命武王伐紂雖屢有豐年未爲德洽及成王嗣位周公攝政脩文武之德定武王之烈干戈既息嘉瑞畢臻然後爲太平德洽也書敘既黜殷命之後云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王命唐叔歸公於東周公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是攝政之初嘉禾生也書傳曰三年踐奄多方曰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自此之後無復征伐易注云行誅之後致太平自三年數也故四年之封康叔因欲營洛以觀民心康誥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是德洽及民之事也故書傳曰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將小作恐

不能揚父祖功德烈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如書傳此言則周公以三年太平卽應作禮樂但爲優游之故至六年乃作其禮樂自優游未作頌聲乃人志所爲制禮之前頌已作矣故周禮太師教六詩六曰頌樂師帥學士歌徹謂歌雍也制禮之時得取頌詩爲樂是制禮之前有頌也制禮之後民俗益和明頌聲乃作可知故摠云其作之時在周公攝政成王卽位之初也史傳羣書稱成康之間四十餘年刑措不用則成王終世太平正言卽位之初者以卽位之初禮樂新定其詠父祖之功業述時世之和樂宏勲盛事已盡之矣以後無以過此採者不爲復錄且檢周頌事迹皆不過成王之初故斷之以爲限耳不謂其後不得作頌也故曰成康沒而頌聲寢不廢康王之時乃有其頌但今詩所無耳雅不言周頌言周者以別商魯也周蓋孔子所加也何則孔子以前六詩並列故太師教六詩是六詩皆別題也書敘列虞夏商周書各爲一科當代異其弟則詩本亦當代爲別商頌不與周頌相雜爲次第也周詩雖六義並列要先風雅而後頌也見事相因漸爲商頌不得在周頌之上間廁之也商頌自以配樂當如樂賁者用前賤者

用後不可以先代之頌在後代之下必是獨行爲一代之法
國語曰有正考甫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
爲首若在周詩之中則天下所共不須獨校於周之太師也
明不與周詩同處矣商既不雜於周不須有所分別則知孔
子以前未題周也孔子論詩雅頌乃次魯商於下以示三代
之法故魯譜云孔子錄其詩之頌同之王者後商譜云孔子
錄詩列之以備三頌是商頌者孔子列之於詩末也既有商
魯須題周以別之故知孔子加周也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
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
興焉頌聲乃作。正義曰此解名之爲頌之意頌之言容歌
成功之容狀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堯典文也左傳季札見
舞韶簫曰德至矣哉大矣哉如天之無不燾如地之無不載
是所據之文也尙書說堯之德也左傳說舜之德也帝王之
德當爲優劣此引堯舜之事以言周者聖人示迹不同所遇
異時故號有帝王爲優劣之稱若乃至誠盡物前聖後聖其
歸一也故中庸說孔子之德亦云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明聖
人之道同也噫嘻成王既昭假爾書傳說越常之譯曰久矣
天之無烈風淫雨中候擿維戒云曰若稽古周公旦欽惟皇
天順踐祚卽攝七年鸞鳳見莫莢生青龍銜甲玄龜背書是
周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之事也言頌聲者詩各有聲故公

羊傳曰什一而稅頌聲作是也此頌聲由其時之君德洽於民而作則頌聲係於所興之君不係於所歌之主故周頌三十一篇左方中皆以爲周公成王之頌也以其雖詠往事顯祖業昭文德述武功皆令歌頌述之以美今時不爲祖父之頌矣但祖父之功由此以顯顯其父祖之功所以頌子孫也故時邁之等盡爲武王之事要歸頌聲於周公成王也若然清廟祀文王執競祀武王非文武之頌而那祀成湯烈祖祀中宗玄鳥祀高宗卽爲所祀之王頌者頌旣治平而興文武雖有盛德時未太平不可爲頌成王致太平乃有頌雖祀文王武王皆歌當時成功告其父祖之神明故周頌祀文王武王者皆非文武之頌也若殷之三王旣中興受命本皆太平明生時自有頌聲但商書殘缺無以言焉今死而作頌故係於所歌之王因此而談不廢成王崩後亦有追頌或本不錄今詩無耳祖父未太平而子孫太平頌聲之興係於子孫周頌是也祖父未太平而子孫未太平則所頌之詩係其父祖商頌是也若父祖子孫俱太平作頌於子孫之時論父祖之事者則所係之主由作者本意無定準也頌者述盛德之容至美之名因此復有借其美名因以指所頌者駟頌僖公是也止頌德政之容無復告神之事以位在諸侯不敢輒作雖非告神又非風體故曰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

也然魯頌之文尤類小雅比於商頌體制又異明三頌之名雖同其體各別也此周頌所頌之事多在成王卽位之前今檢其作之早晚前後亦參差不同案賚序云大封於廟也箋云大封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宣十二年左傳昔武王克商而作頌載戢干戈載橐弓矢又作武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其文在時邁與般敘武賚桓也而桓說武王伐紂之事時邁與般序言巡守案康王之誥云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注云獨舉侯甸男衛四服者周公居攝六年制禮班度量至此積三十年再巡守餘六年侯甸男要服正朔要服國遠旣事遣之衛服前冬來以王有疾留之如鄭此言以攝政六年而六服咸在以爲年端則成王卽位後十年乃巡守是爲攝政至成王之初無巡守也明時邁與般武王時也此四篇皆武王時事也閔予小子訪落敬之三篇序云嗣王經稱小子是成王除喪嗣位未改喪中之稱攝政之前事也有客微子來見祖廟箋云成王旣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旣受命來朝而見命尚書敘微子之命在誅管蔡之前則微子來見攝政二年之事也凡此八篇事皆在太平之前也雖禘太祖以魯禮言之武王以成王年十歲十二月崩則成王年十三禘於武王之廟年十四禘於羣廟乃年十七攝政三年而禘至五年而禘離於周禮徹

而歌之則事在攝政六年之前而攝政五年及成王十四時俱有禘檢其篇中二者無以可明而雖箋云得天下之權心似五年之事也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箋云告太平者居攝五年之末則亦五年之事也明堂位曰昔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謂在洛邑也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然則朝諸侯郊祀皆攝政六年所爲而清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思文后稷配天皆六年時事也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不指年月而郊祀周公所定思文頌所配之人昊天有成命言感生之帝祐及後世以事相況蓋與思文同時也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箋云二王夏殷也其後杞也宋也微子攝政二年始爲殷後獨來見於祖廟杞本先封不當與宋俱至今二王之後並來助祭則在有客之後也杞宋異服不應並朝蓋亦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時與天下俱至則振鷺亦六年也或者杞宋一國亦得云二王之後如是則其時不可知也酌告成大武亦六年之事故箋云其始成告之而已是也既告當作之以觀其和否有瞽始作樂而合於太祖云始作明既告之後合而觀之卽告也合各有禮於廟以樂初成所以合而作之故曰既備乃奏肅雝和鳴亦爲六年時事也朝明堂之時諸侯及二王之後皆未去故云我客戾止永觀

厥成以此考之事相符合也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則大武之樂當奏之矣而酌箋云歸政成王乃後祭於宗廟而奏之者以周公之作禮樂主爲成王故據成王而言之不言攝政之時已奏大武則武詩之作其時未可明也載見箋云諸侯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小毖曰予其懲而箋云我其創艾於往時矣皆成王卽位之初也烈文成王卽政檢成王除武王之喪周公未攝之時與周公致政之後二者皆爲卽政若除喪之時事宜與閔予同時而閔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家多難有求賢自退之志今烈文之篇申勅諸侯卿士以賞罰爲已任亦宜爲歸政之後成王卽位之初也故服虔注左傳亦云烈文成王初卽洛邑諸侯助祭之樂歌是也其維清敘皆得爲武王之事但敘云奏者容周公成王時所奏述其事而爲頌故不可必定也噫嘻曰旣昭假爾臣工曰迄用康年豐年曰多黍多稌載芟曰萬億及秭良耜曰其崇如墉潛曰潛有多魚言豐年物多似告神明是論太平後事但不知攝政三年之後定指何年耳天作祀先王先公事與天保于公先王文同以禴祠烝嘗類之是爲時祭執競祀武王說武王生時之功絲衣繹賓尸說繹祭得禮之宜推檢無以知其早晚以祭乃繹是告神之作亦宜其太平之年事也所檢止知其事之早晚而作者當時不必皆爲有事而作先後有

事後而先作者不可以事定其作之時也此云頌聲乃作則頌自民之歌謠而外傳引思文時邁皆言周文公之頌所以周公之時還得自頌者以周公攝政歸功成王歌其先人之功事由不涉於已故得自爲風雅此篇既有義理頌亦當有也武王之事不爲頌首不以事之先後必爲次矣雖作於制禮之前而在烈文清廟之後又不以作之先後爲次矣禮記每云升歌清廟然則祭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爲周頌之首文王受命爲王者之端武王卽因其業且俱爲聖人令父先於子故頌以文王爲首其事盛者在先所以先清廟也次以維天之命者言文王德與天同溢於後世周公收其道以制法告其廟以太平盛之次也文王旣道可爲法政致清明故武王象其伐事以制歌樂故又次維清也道旣可法諸侯當法而行之故次烈文也道爲諸侯所法可以祭祀先祖故次天作也人本於祖推以配天旣祀於廟又當郊天柴望故次昊天有成命我將時邁也雖告祭之歌說武王能持彊道爲神降福故次執競也武王之持彊道致牟麥之瑞由后稷之功故次思文也由稷以致牟麥爲豐年之祥故次臣工也年之所康者因祈穀而致福故次噫嘻也以祈穀大事必有助祭故次振鷺也助祭得禮以致年豐當以報祭故次豐年也旣獲年豐天下和樂故合諸樂奏而聽

之故次有瞽也既和樂年豐萬物得所信及潛逃故次潛也
既樂作魚多可以告神祭祖故次離也說諸侯助祭之事而
諸侯之來朝有禮故刺載見也既朝祭得禮則主所愛敬故
次有客也以諸侯之來見奏樂以示之使知一代之功德故
次武也武武王之大事周之最盛者也但周推文德以先文
王則武王爲子道故武詩不在周頌之初故禮記每云升歌
清廟下管象象謂武也子道而在堂下示上下之義武詩主
歌武王之功而未致太平王崩子幼朝廟謀事羣臣進戒故
次閔予小子訪樂敬之也先朝廟而後諮謀君訪問而臣進
戒事之次也臣既進謀君又求助故次小毖也既謀事求助
致敬民神春祈秋報故次載芟良耜也社稷雖國之貴神卑
於郊宗告祭故次時邁之後以所歌皆民事非先王之盛德
故也既年豐民安所以祭祀祭則有明日之繹以致胡考故
次絲衣也天下所以年豐壽考本以文王得用師之道武王
克定厥家封功臣陟四岳祀河海故次酌桓賚殷以爲和樂
之終焉周頌皆太平之歌所論多告神之事篇多而事相類
所次意不似風雅觀其大歸清廟之什陳文武盛德郊宗柴
望配祀之大者臣工之什言助祭祈報合樂朝見事劣於清
廟閔予之什傷家道之未成創往時之福難又陳釋告之未
祭類禡之小祀比臣工又差劣焉大率周頌之次雖其中有

曲而變要以盛者爲先般與時邁同爲巡守般非告祭之文
無明昭震疊之威故同時而不次也且社稷以祈報此篇嗣
王緣事義相類郊宗由大祀類聚釋禡爲末祭羣分觀此則
次有義矣可以俛論難以精悉也。禮運曰政也者君之所以
藏身也。正義曰以頌者告神之歌由於政平神悅所致故
說政從神下歌以報神所以爲頌之意引禮記以證之言藏
身者鄭云藏謂輝光於外而形體不見若日月星辰之神言
日月星神有光輝形藏於中而不可見猶人君施政教身藏
於中而不可害猶日月星辰然。是故夫政必本於天穀以
降命。正義曰旣言藏身由政又本政所由出言是故乘上
文爲勢也以天爲神之尊者故先之本之者卽穀以降命也
穀之言效鄭云效天之氣以下教令天有運移之期陰陽之
節也若賞以春夏刑以秋冬皆效天也。命降於社之謂穀
地。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社下者也社者土地之主土會
之法有五地之物生此則教令本下於社是謂效地之宜以
下者也教令由社而云效地者以社五土之摠神爲土地主
也太司徒職曰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宜阜
物二曰川澤宜膏物三曰丘陵宜核物四曰墳衍宜莢物五
曰原隰宜叢物是地有山川高下物生各有所宜人君當效
之亦順合所宜而任之山者不使居川渚者不使居中原之

類所效亦多矣。以上文因政者君之所以藏身，卽云政必本於天。旣云本天，遂從天向而言，故云殺以降命，則云降命者，自人君降之於民也。故鄭云：效天之氣以下教令，是君下之於民也。社廟以下，因前文亦政之所本，據今教令本之由於社廟，則所云降者，皆從社廟降於人君也。故鄭云：教令由社下者，由社廟下於人君也。隨文勢而互言之，皆神降於人君。君又降之於民也。降於祖廟之謂仁義。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祖下者，大傳曰：自禰率而上之，至於祖遠者，輕仁也。自祖率而下之，至於禰高者，重義也。是祖廟有仁義降於人君，人君法之下於民。降於山川之謂興作。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山川下者，山川有草木禽獸，可作器物供國事也。言山川有材用，可以興作器物，有此法以降人君，人君所效降興作之教令於民也。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五祀下者，五祀有中霤門戶竈行之神，中霤謂室也。室及門戶竈，行人之動作，所由爲皆有制度，是五祀有制度以降人君，人君所以下於民爲之制度也。上棟下宇起自黃帝，有室則有門戶矣。行是道塗，所由竈有饗烹之用，則五祀乃人之所爲。而云降制度於人君者，以五祀雖人所爲，要理自當有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創爲之，旣爲其器，卽立其神，神有制度，故可法象。猶社祀勾龍廟祭先祖，亦人立。

之而效之降命與此同。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祖廟所以本仁。山川所以備鬼神。五祀所以本事。正義曰。以上教令皆降於郊。社祖廟山川五祀而此又祭之。見其爲取法象焉。故云。所以本仁。所以本事也。祭帝於郊。謂祭感生之帝。容五帝之兆也。天之法象多不可指其所本。因其天象在上。而祭有處所。故云。定天位也。祀社土地之主。土地生物。人所利用。祭之而見有此利於民。故云。列地利也。物雖資天所生。其見在地。所以將地言之。地之爲利也。博。故言其利不言所本也。自祖廟以下。不言祭。蒙上祭文。祖廟有仁有義。其仁可以揔之。五祀本爲制度。而制度興。舉卽是事也。故云。本事山川。亦有本。固山川爲神。不明。故云。備鬼神。言賓敬山川鬼神。而祭之。與本仁本事互見。敬鬼神而本之。又曰。祀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祀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祀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祀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正義曰。上旣言祭羣臣。此言祭得所之驗也。故鄭云。信得其祀。則神物與人皆應之。百神列宿也。百貨金玉之屬如此。爲聖王旣法象羣神。人君誠心事之。祀行於神。則百神應而受職。百貨出而可盡。人服於孝慈。俗正其法。則矣。知百神爲列宿者。以繫天言之。爲天之諸神分宿所主。各守所職。使不僭濫。寒暑節風雨。時令萬物茂百穀成也。百貨金玉者。舉金玉。

言之祭地得所地不愛寶山出器車地生醴泉銀甕丹甌金玉百貨可盡爲人用焉又祖廟得所則民化上知孝於祖禰慈愛子孫而服於君之政教矣五祀得所則制度可法是正法則矣不言山川者上旣言饋鬼神則已爲禮行矣故畧之○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禮之藏也○正義曰以此五者聖王教令所法象祭而事之則神得而事治義理由此以脩飾禮法從之而出見是義興於此禮藏其中故鄭云脩猶飾也藏若其城郭然此言聖王之政法象天地羣神之爲而爲之政政成而神得其所神得其所則事順人和而德洽於神舉矣功大如此可不美報乎故人君必繫其牛羊馨其黍稷齊明而薦之歌之舞之所以顯神明昭至德也○正義曰案今周頌郊社祖廟山川之祭自以歲時之常非爲太平而報而鄭云功大如此可不美報者人君是羣神之主故曰有天下者祭百神其祭不待於太平也但太平之時人民和樂謳歌吟詠而作頌者皆人君德政之所致也以人君法神以行政歸功於羣神明太平有所由是故因人君祭其羣神則詩人頌其功德故謂太平之祭爲報功也時邁般桓之祭於時雖未太平以其太平乃歌亦爲報也歌之舞之謂祭神之後詩人歌之非謂當祭之時卽歌舞也故清廟經曰肅雝顯相濟濟多士駿奔在廟皆是旣祭之後述祭時之事明

非祭時卽歌也但旣作之後常用之故書傳說清廟云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尊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是作後每祭嘗歌之也頌之作也主爲顯神明多由祭祀而爲故頌敘稱祀告澤及朝廟於廟之事亦多矣唯敬之小毖不言廟祀而承謀廟之下亦當於廟進戒廟中求助者然頌雖告神爲主但天下太平歌頌君德亦有非祭祀者臣工有客烈文振鷺及閔予小子小毖之等皆不論神明之事是頌體不一要是和樂之歌而已不必皆是顯神明也今頌昊天有成命我將思文噫嘻載芟良耜及桓是郊社之歌也其清廟維天之命維清天作執競雖武酌賚之等爲祖廟之祭也其烈文臣工振鷺豐年潛有瞽載見有客閔予小子訪落絲衣之等雖有祖廟之事其頌德又與上異也時邁與般有望祭河岳之事是山川之祭也唯五祀之祭頌無其歌耳頌爲四始之主歌其盛德者也五祀爲制度常事非其盛故無之羣神之中亦有圓丘之天神方澤之地祇五方之帝六宗之祀今頌皆無者以其頌者感今德澤上述祖父郊以祖配故其言及之至於圓丘方澤所配非周之祖不可歌之以美周德五方之帝與六宗同於天神所配之人不異於思文與我將詩人不爲之頌所以今皆無也毛氏之義傳訓不具王肅準鴟鴞之傳而爲之說則周公攝政成王之事年毛意

或如王肅言也維天之命傳曰成王能厚行之爲成王卽政之後事也成王年十四周公攝政爲元年攝政三年春朝廟閔予小子之篇是也有客亦周公東征三年之後來而始封宜攝政四年之事以王來自奄非攝政時與鄭異不可約之爲三年中也三年除喪明年禘於羣廟則雖爲四年事其餘則錯互不可盡檢或與鄭同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

文王焉

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廟之言貌

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但以生時之居立宮室象貌爲之耳成洛邑居攝五年時。廟本又作廟古今字也荀笑反杜預云肅然清淨之稱也雒音洛本亦作洛水名字從水後漢都洛陽以火德爲水剋火故改爲各傍佳朝直遙疏清廟八句至王焉。正義曰清廟詩者祀文王之樂歌也序又申說祀之時節周公攝王之政營邑於洛既已成此洛邑於是大朝諸侯既受其朝又率之而至於清廟以祀此文王焉以其祀之得禮詩人歌詠其事而作此清廟之詩後乃用之於樂以爲常歌也周禮四時之祭其祭者春曰祀因春是四時之首故以祀爲通名楚茨經云烝嘗序稱祭祀是秋冬

之祭亦以祀目之此祀文王自當在春餘序之稱祀不必皆
春祀也以王制之法及鄭志所云殷禮春禘夏禘四時皆無
祀名而商頌之序亦稱祀者子夏生於周世因以周法言之
那與烈祖皆云烝嘗而序稱爲祀是祀爲通名也案召誥經
序營洛邑者乃是召公所爲而云周公既成洛邑者以周公
攝行王事君統臣功故以周公爲主既成洛邑在居攝五年
其朝諸侯則在六年明堂位所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
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卽此時也成洛邑後年始朝諸侯而
此繫之成洛邑者以洛邑既成之後朝事莫此之先故繫之
也此朝諸侯在明堂之上於時之位五等四夷莫不咸在言
率之以祀文王則朝者悉皆助祭序雖文王諸侯其實亦有
四夷但四夷世乃一見助祭非常故畧而不言之耳諸侯之
朝當依服數而至明堂之位得夷夏并在者以其禮樂初成
將頒度量故特使俱至異於常朝也顧命諸侯見王之禮名
公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則率諸侯者皆二伯爲之
此言率者謂周公使二伯率之以從周公祀文王也文王之
廟雖四時常祀而禮特異於常諸侯皆在祭事最盛詩人述
此祭而爲此詩故序備言其事此經所陳皆是祀文王之事
其言成洛邑朝諸侯自明祀之時節於經無所當也○箋清
廟至年詩○正義曰此解文王神之所居稱爲清廟之意以